

A photograph showing several people in a river with white water rapids. One person is visible in the upper right, and others are partially submerged or struggling in the churning water.

● 周 涛

探险在中国

——黄河漂流探险目击记



● 周 涛

探险在中国

——黄河漂流探险目击记

蓝天出版社

探 險 在 中 国
——黄河漂流探险目击记
周 涛 著

蓝天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路14号)
(邮政编码: 100843)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4印张 200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500

ISBN 7-80081-062-3/I·11

定 价: 4.00元

序

在我们精神上永存

● 朱 苏 进

这部书充溢魅力，它记载一条大河与一群年轻人彼此渴望征服对方的经历。人与自然之间悠久而剧烈的搏斗，总把人的生命推向巅峰境界，那片刻的欢乐无比精纯！接着总会有一声浩叹，人又坠入深渊。但是，让我们望定巅峰吧，尽管人影消失了，生命及其骄傲仍在峰尖闪烁。成为对后人的不可抗拒的诱惑。

黄河漂流探险，万众瞩目始，长注入海止。残余的英雄们无言四散时，仿佛结束了一个世纪：骨灰化在水里，灵盒在火中燃烧，万般感受下，人与黄河一同沉默。需要倾泻的实在太多，以至于沉默成了唯一被允许的表达。

没有人生来自甘寂寞，冒险和探求是所有人内心中最固执最难扼制的欲望之一。人活着，偏偏要从现实踏进梦里，偏偏要注视目力不及的远方。辉煌的创造离不开伟大的险境，直上云天的步履都是从刀锋走过。探险给人类带来的，远比最初预想的的多，其中最重要的也是那最自然的一部分：对自身生命的肯定与喷涌！就凭这一点，天下就没有不值得一试的事。每个人生都是一个试验，禁止试验就是使人丧失种种可能，沦为定型的动物，使人生变成了一堆枯叶。古往今来的无数探险和各种首创性行为，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生活

领域。当今世上那五光十色令人惊叹的体育运动，还有那每年一本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都已逼近疯狂的边缘，同时都在宣告：人应该纵情地喷涌自己的生命之泉。

实际上，探险家和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一样，是人类的旗帜，他们胆略超群犹如奇峰独立，他们体内涌动太多的生命，正是他们带着人类朝前走，可惜他们总被所爱的人们戕害或歪曲。尊重个人的生命权利意味着这个民族有强健魂魄，厌恶险境与奇境当然也意味着恐惧趋常个性。许多人一生当中要死两次，一次是“知天命不逾矩”的精神泯灭状态，再一次是肉体消亡。朝周围看看，生命衰退的迹象太多了，其中颇有趣味的迹象之一，就是要给每件特异行为规定意义，意义不大价值不高则予取缔，有意义但不合时宜也予取缔。以至于形成一种普遍自觉，一种社会约束。以至于使探险者生命合理地衰退下去，或者坠入绝境中做无望的冲撞。例如马鞍山漂流队，各位堂堂须眉，却一路化缘，为了崇高目的而不得不屈身于贱役。壶口绝境前，各路壮士以命相搏，“敞船第一漂”，分明是对命运的戏谑，含泪的幽默。我们几乎能听见他们内心大笑，他们早已不仅是对抗黄河了，一种近乎伟大的孤独浸沐着他们，坚持漂流是对生存权利的自卫。生存的前提就是敢于献身！

黄河中埋藏无数叵测，这不难预料。使我们一次次意外并且心惊的是，漂流者们内部那彼伏此起的对抗与纷争。每每睹此，莫不感到痛楚无言，怀着被折磨的情感读下去。作者在这里显示出无情的洞察力，勇敢地表达出常人不忍正视的东西。三支漂流队，几乎是互为敌友，既能舍命相助，又不免龙虎相斗。在凶蛮的黄河面前，人变得原始了，一览无

遣了，愈加放纵本能了。相反，黄河倒时常从头号对手的位置上退下，等待人的纷争结果。你看，“北京队在为谁来漂壶口而不是怎样漂壶口耗费如此多的精力”；你看，每有风浪，各队频频走马换将，队员们窥测四方，人心忐忑。更何况，大河上下，都以乍冷乍热的目光追踪他们，倾囊相助者有之，电棍相击者也有之；一掬热泪者有之，待之如乞丐者也有之。大荣大辱大悲大泣无不有之！黄河漂流探险，以其崭新的生命意识从古老民族胸膛上滑过——如刀刃般剖开，流溢出太多的嗡嗡，这才是险中之险，就连漂流好汉们也不全具备前驱者的承受力。他们冲击了，同时他们也碎裂了。留下一一种缺陷美，供人唏嘘吟叹。

雷建生是这群汉子中境界最高的一位，是民族大河中高跳起的一朵白浪。他轰然陨落，击出无限思绪。作者充满感情地展示他部分生命历程，他是那样勇敢地追求，又是那样透彻地理解自己的追求。他的死亡是自我完成，就象秋天后面是冬天一样又自然又磅礴。我相信他短短一生中充满生存欢乐，犹如悬挂人类上空的一个自信微笑：既然死亡不可避免，就应当这般死亡！

还有秦大安、舒辉、杨浩、包春红、周燕、张晓穗，直至四个悄然而来又悄然而去的英雄侦察兵，和一群与黄河与漂流陪生陪死的京都小学生……都是多么有深度呵，足以与黄河并立。作者笔触所至，势如裂帛。目光犀利，内心灼热。这种纪实，堪称奉献！

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奉献点什么，那么最起码应珍视他人的奉献，并使之渗入我们的精神。

蛇年立冬于杭州空军疗养院

共和国不会忘记——

黄河漂流探险者

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科学考察队：

漂流指导委员会主任：陈昊苏

漂流指导委员会成员：张虹海、吴泉民、周伟坪、杨建新、
张明荟、赵振川

指挥：吴泉民

副指挥：于忠元、余兴文、赵福明

队长：于忠元、桑永利

队员：杨 浩、秦大安、刘国强、杨 明、张晓军、
吴 京、王长河、舒 辉、姜爱茹、胡明焰、
王 琦、杜开天、田书砚、汪宝成、陈运周、
姚 科、成 朴、丁 凯、李 爽、高 洁、
藏乃富、蒋泽星、王伟忠、郜临力、王 静、
马 挥、潘 鸣

河南黄河漂流探险队：

漂流指导委员会主任：韩劲草

队长：雷建生、郎宝洛、袁世俊

队员：朱红军、张宁生、郝景川、贺仲凯、赵红斌、

李朝革、王利民、朱 磊、韩 斌、高和平、
刘 宜、周念军、史六虎、周志华、李建立、
何国祥、王勋章、陈石莹、杨贵儒、胡得京、
王少天、袁伟明、丁金成、李建民、石 峰、
王新文、程旭东、马云龙、徐小冉

马鞍山爱我中华黄河漂流考察队：

队长：汤立波、张大波

队员：张建安、王乃安、夏忠明、钱海滨、王跃明、
毛世卫、洪源锦、秦德根

2
献 给

共和国江河漂流探险事业的

开 拓 者

殉 难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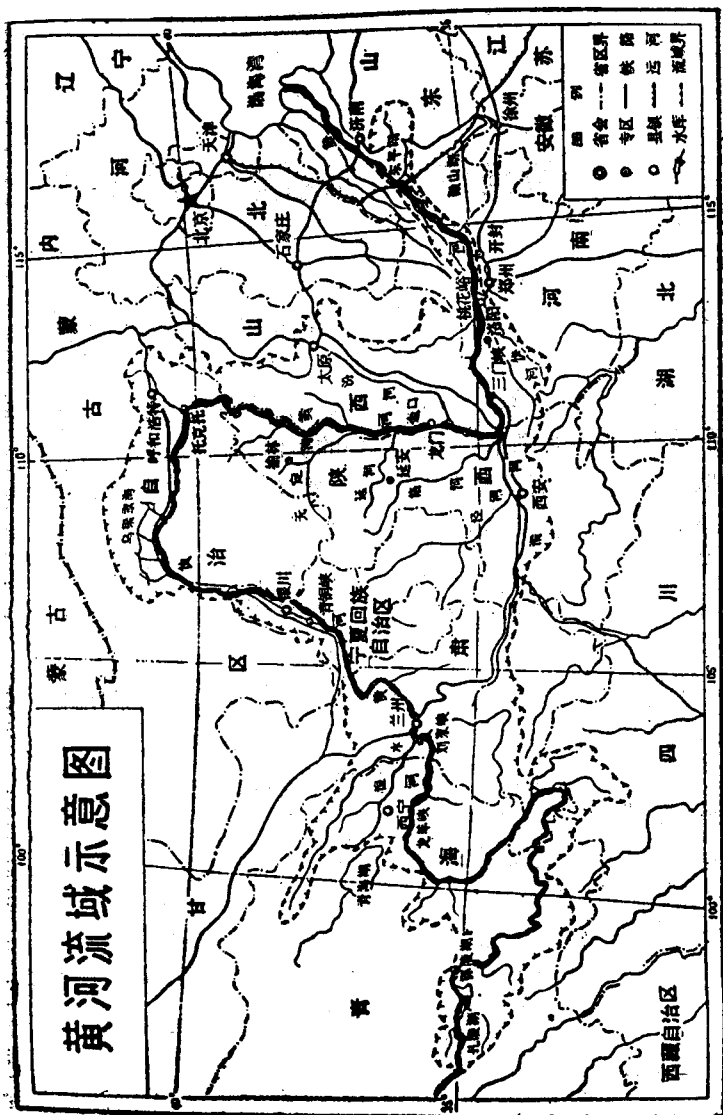
后 来 者

目 次

-
1. 黄河怨——放在前头的尾声…………… (2)
 2. 第一漂之争…………… (7)
 3. 颠顽源上行…………… (15)
 4. 话说叶义林
——漂流探险随感录之一…………… (22)
 5. 麻多乡大逃亡…………… (30)
 6. 记漂队…………… (36)
 7. 神秘的河王…………… (44)
 8. 双生湖八昼夜…………… (52)
 9. 再见, 高原
——漂流探险随感录之二…………… (61)
 10. 第一漂里第一漂…………… (70)
 11. 漂流没有女性…………… (78)
 12. 初闯拉加峡…………… (87)
 13. 掉胆惊心24小时…………… (96)
 14. 军功阴霾…………… (105)
 15. 历险狼牙滩…………… (113)
 16. 永远的哦赫也木…………… (120)
 17. 男儿的密西西比之梦…………… (130)
-

18. 宝洛，我爱你.....	(138)
19. 黄河上的人.....	(148)
20. 随队记者被逐	
——漂流探险随感录之三.....	(155)
21. 杨浩——大写的小人物.....	(164)
22. 影子部队.....	(173)
23. 非常的日子.....	(183)
24. 喋血西宁城.....	(192)
25. 流泪的橡皮筏.....	(201)
26. 多主题变奏	
——漂流探险随感录之四.....	(209)
27. 老山来的侦察兵.....	(217)
28. 另一片国土上.....	(226)
29. 喇嘛湾之夜.....	(235)
30. 创纪录的乞丐队.....	(243)
31. 壶口万花筒.....	(252)
32. 勇士的沉浮	
——漂流探险随感录之五.....	(261)
33. 最后的征服和征服的最后.....	(269)
34. 入海口广角.....	(279)
35. 还你一个为什么	
——漂流探险随感录之六.....	(285)

黄河流域示意图



一、黄河怨——放在前头的尾声

1987年9月28日子夜，我随北京青年黄河漂流队踏上了归途。

青岛——北京240次快车辗压着莽莽胶济线，发出抑郁的轰响，将波光粼粼、斑驳闪烁的黄河，越抛越远。二十来名队员与随队记者散落在车厢里，站着，蹲着，倚着。初冬的寒风沿着连结部的裂隙，凉飕飕地钻入领口，滑过脊背。没有喧闹，没有困意。张张有意无意胡子拉碴的脸上，都蓄满木然。车身在晃动，灯光与阴影对着每个人乱切乱撞，形成强烈的反差。

别了，高原紫光，冰川雪地，险峡恶水，急流狂澜，深涧飞瀑……

别了，收留了七条弄潮儿性命的我的华夏族的“母亲河”。

别了，一场以轰轰烈烈伊始，以冷冷清清结束的万里大沉浮。

和平门烤鸭店。北京市青年联合会作东，为漂流队设“告别宴”。嗣后，来自六省市自治区加上共和国军队的漂流者，每人领取几十元盘缠，便要各奔东西。尽管，他们即将

受到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的会见，并被授予“黄漂勇士”称号，可各位队员仍仿佛事先相约好了，彼此都小心翼翼地回避着谈黄河、谈漂流。即将卸去市青年联合会秘书长职务的漂流队指挥吴泉民，将身子深深地埋入沙发座里，默默地自斟自饮。蓦地，仰天一记长叹：“真象是一场梦呀……”

竹园酒家。同样将劳燕分飞的各路“老记”。“不提它了”——来自工人日报的蒋升阳刚说到这，眼睛一潮，嚤嚤哭开了。倾倒的一杯中国红葡萄酒，在餐桌上血一般地漫溢开来。

一切都结束了！

——1987年12月至1988年1月，当我从南京重新走向马鞍山——洛阳——北京，一次次地叩开这三支黄河漂流队里我熟悉的和不尽熟悉的队员的家门后，我更坚定了这样的意识。

张大波蜷缩在被窝里。脚手架上打了一夜临时工，这位马鞍山漂流队队长正仰卧鼾睡。他的母亲、冶金部马鞍山矿山设计院的一位工程师，讲起话来哆哆嗦嗦：“这，原来的单位不想要他了。女朋友，也不来了。讨债的常上门。我已经拿出八百多块，替他赔翻船丢在黄河里的照相机什么……”

北京漂流队队长、前北京公共汽车公司修理厂办公室副主任于忠元，在他新的工作岗位——不足十平方米的厂图书室，接待了我。“下到这当图书保管员，其实和漂流也没多大关系。领导说了，属于正常解聘。”他向我解释。稍顷，不自然地“漏”出一句：“我已经联系调到××公司，弄得好马上就转关系。”声音里充满了一种解脱感。

暮霭中的九朝故都洛阳城。接替雷建生、郎宝洛担任河

南黄漂队队长的袁世俊，正在他新开张的家用电器商店里烤火。漂流前，他是市塑料公司某研究室副主任。“不干个体户怎么办呢？拿工资，一辈子也还不清建生和我出发时借的两万块钱！还有那几个没了……的家属，假如我们赚了钱，也能……”

高挑娟秀的朱梅英刚把家中20吋松下彩电卖掉，给丈夫雷建生做雕塑——那是沈阳鲁迅美术学院一位学生自愿创作的，提议将它立在郑州黄河公园中。她呜咽着向我讲述了一件事：

“人没了，总催我去派出所吊销户口。心里真不想去，又不能老不去。那天只好去了，天哪，派出所人的脸色，那扫过来又扫过去的眼光，就象我是什么似的。两个人还在一边嘀咕，说我‘没把丈夫看好’，‘要不，能出这种事！’可去年呢？去年呢？建生长江漂流回来，又是晋级，又是奖金，又是授予这称号那称号，全洛阳都争着把他往身边拉……”

她的父亲朱长福忍不住插开了话：“我到利比亚搞援建三年，刚回来，人家国外一个劲地吹长江漂流黄河漂流——我就是读国外报纸，才知道建生漂了长江。怎么在咱们国内，这反成了……啊？”

我无言以答，且无言以劝。甚至，无法使自己直视被访者那各式各样的眼睛：痛楚的，愤懑的，忧郁的，困惑的……可是，一天，当我在某报刊零售亭偶尔一瞥，发现两本登有评述黄河漂流文章的杂志，我孤傲的心，再也无法平静。

一切并没有结束！

对黄河漂流的不客观、不公正的报道评说，仍在继续！

打着揭“内幕”、发争鸣的旗号，用恣肆的诋毁以显示自己的存在，或迎合某些畸型、庸俗的阅读心理，竟也可能成为一种时髦！

1988年3月26日，北京青年报一版刊登出一条报道——

“3月25日，《法律与生活》杂志编辑部总编、副总编来到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就该杂志刊登《混浊的黄河》一文严重失实之事，向市青联及北京青年黄河漂流队表示歉意。北京市青联接受了这一道歉，并将向法院对《混》文的作者、《天津日报》记者毛峰提出起诉。”

然而：仅《混浊的黄河》一文，就已被十余家报刊杂志争相转载，飞向全国。丑闻，往往比真理走得更快、更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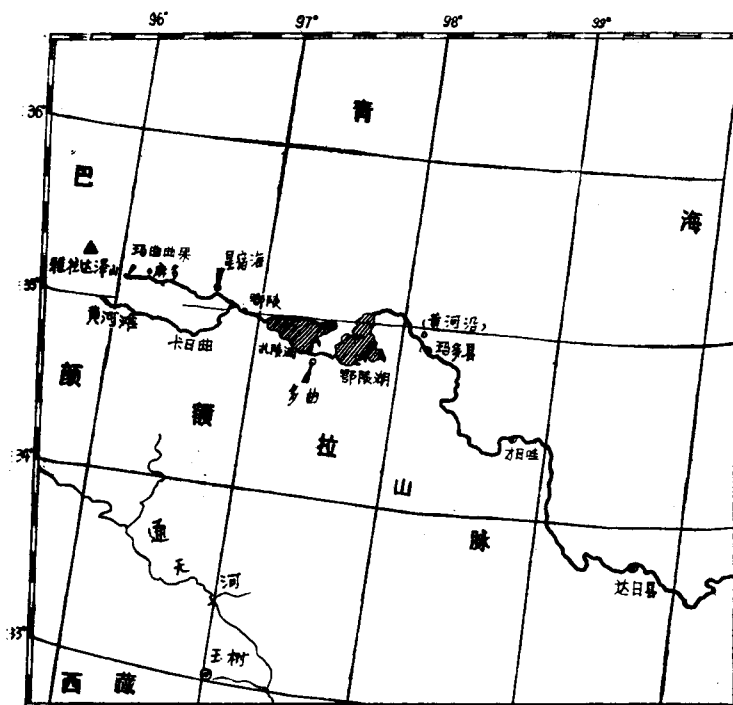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1987——万里黄河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被某些人某些文章百般渲染的所谓源头作假、峡谷漏漂、记者与公安干警斗殴等“黄漂丑闻”的真相，以及有关它们来龙去脉的五个“W”和一个“H”^{*}，又是什么？

哦，我又回到了我所跟踪所目击的黄河的漂流漂流的黄河……

善良的人哪，你也应该知道！

• 五个“W”和一个“H”：指新闻六个要素，即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物、什么事情、什么原因和什么结果。



河源地区示意图